

成长如蜕

叶
弥
著

华夏出版社

(北京)

7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9-2000年卷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9 年—2000 年卷

小 说 集

成 长 如 蜕

叶 弥 著

华 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长如蛻/叶弥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9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ISBN 7-5080-2211-4

I. 成… II. 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24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8印张 186千字

2000年8月北京第1版 200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2.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袁 鹰 谢永旺

现在送到读者手里的,是“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9-2000 年卷,十二部作品。这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卷了,连同 1994 年以来出版的各卷,“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已经为六十四位青年作者提供了六十三部第一本作品专集の出书机会,协助他们更坚定地步入文学行列,去迎接新世纪的黎明。作为编者,每念及此,都不禁感到十分欢喜。在本卷出版之际,我们向本丛书的策划者、资助者、出版者和推荐书稿的有关部门及作家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向送稿给我们的青年作者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听说,有的作者本来已有条件在别的丛书或出版社出书,依然耐心地等待我们审稿,愿意将第一本书在本丛书出版,这样的信任,足以让我们感动和欣慰了。

以前各卷的序言已经屡屡提及,这套丛书是面向青年作者的,不妨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它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而尚未出书的年轻人铺路搭桥,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也是全国性的大工程,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工作。但是,在做着眼前的编选工作时,我们心里对未来的文学怀抱着热切的希望;希望经我们的手使第一本书面世的作者们,都能英姿勃发地升入璀璨的文学星空,闪耀出明亮的光芒。回想起来,我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已出的四卷中,不少作品在省市地区受到很多关注和奖励,两部诗集获得鲁迅文学奖,一位作者获得冯牧文学奖的“文学新人”奖,而大多数作者继续写作着,并有许多新的不容忽视的成功与发展。他们的实绩证明着他们的确具有远大的前途。编好这一卷,觉得我们的希望又一次落在实处了。

这十二部作品,是从五倍于此的推荐稿中,经过初审、复审和终审,慎重比较而遴选出来的。有的取材于现代都市新的生活与人物,有的关注着农村现实新的发展与问题,也有的更加深入地观察和描写着底层人们的生存与愿望;在写法上,有的作品近于传统,扎实厚重,有的趋向新奇,妙想联翩;但可以看出,都来源于作者的切身感受,真实,健康,有才气。这一卷只有小说和诗歌,没能从散文与评论中选出较为满意的文稿,因而显得品种单调,这是我们也觉遗憾的。

在以前几卷的序言中也曾屡屡提及,我们努力遵循“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文学园圃的绚丽繁华贡献绵力,增添一花一叶;我们的编审自始至终都以作品质量为惟一取舍标准。我们力求公正地对待每一部推荐稿。但作为第一部书的推荐稿,既然是青年人的发轫之作,难免各篇水平不齐,各部水平又时有接近。编审委员在审稿时,则尤其注意于创作上的特色和作者的潜质,注重其今后的发展之势。不妨从编委的“审读意见”中

摘引几则,以见一斑。例如一部小说稿,一位编委初审写道:“总的看来,作品有着强烈鲜明的个人特点、个人品格,感受敏锐,叙述精炼。”另一位编委复审又写道:“首先,艺术感受非常好。作者能够捕捉普通生活中那种富有艺术情味的细节,并善于营造规定情景的艺术氛围。”“其次,思想的开掘新鲜而锐利。在众多年轻文学新人更多是写身边或自身之事时,他笔墨较多触及社会现实乃至历史,并能给予新的诠释。”“潜力就在这里,它能让入感受到其后劲之足,更大成就指日可待。”这样的作品,经过终审,自然入选了。再如一部诗集,一位编委初审写道:“这是我所读到的最好的‘打工仔’诗歌。表达了一个乡村青年来到现代都市的心路历程。充满生活实感、灵动清新的意象,现代的跳跃的语言。”另一位编委复审时又写道:“在诗越来越沦为与世界无关的某些人的喃喃自语,脂粉气、小家子气充斥我们诗坛的时候”,他的诗,“那种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全方位的介入,对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打工者一族生存状态的关怀,是引人注目的。”这样的诗作,经过终审,当然也入选了。入选的集子,又经过了编者的筛选,保留独特的,删除比较一般的,力求精粹好读;同时,分别写了序言略作评析,期望对作者也有所补益。

年轻作家属于未来,属于新的时代。收入本丛书的作者,已经走向新世纪的大门。这里想再说两句话,作为寄语:一句是坚持写下去,一句是写得更好些。这类话耳熟能详,何必再来唠叨辞费?我们也是有感而发!在浮躁之风日益吹拂文坛的时候,把文学作为一种高尚的事业,坚持写下去和写得更好些,已然是很可宝贵的品格了。而为了能够“坚持”和“更好”,就有一个文学理想的问题。总的说来,文学应当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即使是“纯艺术”的追求吧,也是一种审美,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方面。我们想起鲁迅先生。鲁迅一生提倡文学为人生,主张文学应对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这至今仍值得记

起。至于具体的艺术方法和途径,完全可以各异其趣。即以表现时代来说,亦如鲁迅先生所说,可以写出一时代的纪念碑的作品,巍峨宏大,也可以是一雕栏一画础,虽细小,所得更为分明。还有象征、虚幻、变形等种种古典形态和现代形态的文学思潮与路数,这都是不能划一的。不过,一个作家有没有一个高远的文学理想,在气质和风度上是迥然不同的。有理想才有追求,有激情,有是非,有爱憎,有不停顿的探索和创造。文学理想,实为文学上大家风范的前提。再过几个月,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光正好,让我们珍重之,共勉之。

2000年夏

序

雷 达

叶弥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小说新秀，她出现得突然——有才华的作者的出现往往带有突然性，其初作《成长如蜕》起笔不凡，一发表即为多家选刊转载，并得到多位青年批评家的称许。这种不约而同的认可，显然与炒作无关，只能说明在叶弥的小说里有某种我们颇感陌生的东西，比如，新的体验，新的视角，新的人物，新的活法儿之类。

《成长如蜕》中的“弟弟”的形象，含义深邃，这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生活在诗梦中的人，迷恋于农业文明的温情脉脉的人，不肯就范于市场社会的冷漠氛围的人，然而，在他遍历了奚落和受骗，眼见着亲情、爱情、友情全不可靠以后，他终于像蜕掉一层

层皮一样,还原为一个务实的世俗的人。固执如弟弟者也都被改造了,可见同化之力何其强大,人性何其脆弱。小说透出出一种无法坚守的悲哀。

——分析叶弥的每篇小说也许是不智的,重要的是注意她把握生活的方式有些什么特点。时代这个观念在叶弥的小说里不是一道虚设的背景,人云亦云的时髦,时代在她是非常具体的,融化在每个人的心灵里,而且往往与当代都市的喧嚣,特别是与商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于是她的人物总是与父辈发生剧烈的道德冲突,他们不再相信父辈们传授的“示弱”的生存技术,而一任勃勃的欲望伸展。读她的小说,你会由衷地感慨,世道变了,变得不认识了。她的小说,不耻言成长,尤其是不耻言成长中的错综与迷惘、任性和恣肆,有的人物在扮酷,有的自称为另类,但并不装腔作势,能自然流出。成长,是她的小说的一个重要话题。她的小说,还不耻言欲望、金钱,有时丑不以为丑,美不以为美。性别意识,性别体验,畸形恋,变态的膨胀,在她的小说中也时有表现。这被有人称为欲望化的叙述。叶弥的小说好读,尽管有些人物很“另类”,有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很是陌生,但她的叙述从容,舒缓,直白,有内在的力度,在一个平常的句子中能进出陌生的、特别有表现力的词语。缺点是,有些作品失之冗长或繁琐了。

借叶弥第一部小说集出版之际,我谈了以上也许是很隔膜的看法。路还很长,祝愿她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00年5月

目 录

〔 1 〕	总 序	袁 鹰 谢永旺
〔 1 〕	序	雷 达
〔 1 〕	成长如蜕	
〔 50 〕	城市里的露珠	
〔 97 〕	耶稣的圣光	
〔 146 〕	两世悲伤	
〔 194 〕	市 民 们	

成长如蜕

1

要说我的弟弟,先要说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有两家工厂和四个经营部,资产累计近一个亿,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九八八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年,我父亲从一家中学里辞职,斯年他四十八岁,看守学校的大门已近两年。他的学历是大专,籍贯江苏无锡。他出生的那年,他爷爷在上海滩创下的家业已面临四分五裂。但总算过了几天小少爷的日子,据他的叙述,两周岁之前他从来没有下地走过路,所以他至今仍害怕走路,即使他在落难时也没有改变这个特性。那时候,我们四口人蜗居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屋里,夜间父亲也是蹲在马桶上撒尿,那种突兀而来的急促声音总是扰人清梦;而厕所就在屋子前面不到百米处。

父亲尽职地看守大门,把所有偷懒不肯下车的人拦下来,包括校长。人们随意而简便地叫他“看门老头”。没有谁知道这个看大门的老头身上流动着祖先善于经商的血液,也没有谁对他的处境表示惋惜。回想起来,那段鲜为人知的日子,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自在的日子。你可以想见我的父亲在无所事事中懒洋洋地伸展四肢,日子因为平淡而显得缓慢,他在缓慢中享受着每天缓慢行走着的太阳光,在缓慢中体味着生命的坚实和漫长。父亲后来成了亿万富翁,惟独失去了那种坚实的缓慢感。他无法欣赏太阳在大地上展现的魔法,后来他就否定缓慢,并不自觉地对弟弟的生活进行干涉。因为我弟弟这时正好在读大专二年级,整天津津有味地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的悠闲使父亲多少有些失落,甚至对目前粗糙的生活感到不满。不过他对弟弟却理智地说:“你要继承我的事业,必定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我的父亲那天向校长递交一份辞职报告,从此他主动积极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时所有的人吃了一惊:这是他们所知道的第一份辞职报告。有人幸灾乐祸,以为父亲必定倒霉无疑;有人替父亲担忧。但归根结底,他们都对那份辞职报告十分好奇,对父亲隐藏的动机猜测不定。他们加紧了接近我父母的次数。母亲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做会计,她对前来探听情况的人,报以既老实又不老实的歉然一笑,无可奉告之下让人觉得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怜悯。

校长当时捏着那份辞职报告只是发愣,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不安,甚至有祸事临头的预感:为什么让他碰到这种事?这件事是否影响他的声誉、危及他的地位?于是校长婉劝、规劝、力劝,但均无效。辞职报告被锁进抽屉里。父亲正式办好辞职手续是半年后,那时候,人们对“辞职”这一行为已不陌生了。

我父亲就这样成了经济改革以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就是私营企业主)。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刺激着别人的神经,其意义大过了赚钱的本身。

人们最后的结论是:我父亲辞职的背后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于是他们停止了议论,等待着。三四年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我家却表现出让人喘不过气的欣欣向荣景象,有了那个时候所有的最高档的东西。后来我母亲也辞掉了工作,跟着我父亲去了。

我家最初富有的那几年,应该说人们对待我家的态度还是友好的。一是我父亲的奋斗使他们有了希望和新的梦想;二是他们潜意识里为我父亲的事业作了一个限制,不相信父亲真能发展成后来的规模。他们关心着我家一举一动里的变化,宽容着我家并做着希望的梦。母亲走了以后,他们就从钟老师那里打听我家的消息。钟老师与我家同住一个大院,从他有时半开玩笑的回答中,他们知道了我家最新的经济动向:我父亲又开了一个厂;从刮西北风那天起我家后面的垃圾箱里天天有新吃下的蟹壳;母亲手腕上的金镯起码有三两重。

听的人不屑一顾,散去后就说:“手上戴那么重的东西,自找苦吃。”或说:“我要是钟老师早就搬走了,天天看着别人人五人六的,气都气死。”什么话都有。其时,由于改革开放,他们已经熟悉了我父亲这一类的人,但越来越不习惯与我父亲这一类人生存在同一空间。好几年下来,希望变成了失望,梦想更是让人烦躁沮丧。他们常常被迫与我父亲这些人作对比,并逐渐形成泾渭分明的对抗意识。这是一种来自于两种经济成分的对抗,最后发展为钟老师和我家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

我父亲老早就预见到了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矛盾等着他。从我母亲添置第一枚金戒指时,他就读懂了钟老师眼里的蔑视。

那种蔑视里有着种种复杂的、只有双方都是男人才能领会的意思。这一刹那，我父亲的心软了下来。他怜悯钟老师，理解他作为男人的处境。同时，为了息事宁人，我父亲采取了“绥靖”政策。经常给钟家送去各种礼物，衣料水果什么的，借以平息两家人之间潜伏着的矛盾。不管出于何种意图，父亲的举动呈现着讨好的意思。也就在这时候，钟老师不卑不亢地仍旧是教务处主任的身份，而我的父亲又回到昔日看大门老头的职位。我现在想，如果钟老师当时只是摆摆姿态的话，我父亲可能会一如既往地扮演讨好的角色。但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发生了一件事，使得两家人的平衡状态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的春节，母亲在父亲的差使下，抱着一板冰冻对虾到钟家去。她为年夜饭忙了一整天，现在又被丈夫差遣着做这件事，是很不情愿的。但是她还是去了，因为她知道，家里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担当这一任务。她双手合抱着冰冻对虾，手指头一碰到冰，就沾了上去，因而她不得不经常轮换着指头。她敲响钟老师家的门，走进去就把那板冰冻对虾放在地上，不说任何话。钟老师的女人，人称莫老师的，一个在教育局管理档案的女人，把我的母亲叫住，扭捏地客气着，说：“拿了你们这么多的东西。穷老师，没有什么回报的，祝你们来年身体健康。”

一定是莫老师的话里有什么东西刺激了钟老师，反正我母亲后来认真地说，当时她对莫老师的祝福只报以客气的微笑。她走出钟家，像以前一样绕过一口水井走到钟家屋后时，她听见钟家的后窗“呼”地打开了，钟老师在里面激动地然而声音不大不小地说：“我看你不要客气，不拿白不拿。这些东西都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得到的。我们吃，吃饱了好好教书，为人民服务。”我母亲当时即气得浑身发抖，把围巾朝头上一蒙，急急忙忙地回来了。她告诉父亲，这些话明显是讲给她听的，没有谁会在刮着西北风的寒夜，把后窗户无缘无故地打开。

父亲“哦”了一声。

随后吃晚饭，看春节联欢晚会，守岁，放炮仗。一切都很平静。

过了春节，父亲开始实施他的报复行动。他雷厉风行地用了一系列优惠条件，把院子里除了钟老师的房全部转为他个人可以使用的土地（半年以后，房地产开始升温，表明了他的决策在商业上也是成功的。当初购买时看上去很高的代价，已变得不足挂齿）。

父亲在办理建房手续时，速度快得惊人。别人猜测说，政府里的人跟院子里的房主一样，被我父亲的糖衣炮弹打中了。钟老师尚未反应过来，院子里已经热火朝天地打地桩了。接着发生了许多老师涌进校长室请求他出面主持公道的事。钟老师拉着校长走进面目全非的院子里时，我父亲已经造好了底楼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的经济、智慧全都跟不上这个时代所需。校长站在那儿半天不能说话，既为钟老师愤怒，也为他自己不平。校长想掩饰心中的不平，他说：“你造房不能不考虑老钟的利益，你们是多年的邻居又是同事。人要讲究良心，合法也要合理。”

父亲沉默着，而母亲却勃然大怒。她请校长放了屁赶快走。我家造三楼是城建局、规划局、土地局批准的，并不影响钟家通风采光。

校长在我母亲怒骂声中及时找了台阶下，他临走时歉然地对钟老师夫妇说：“有辱使命呵。我看你们再把情况朝上面反映一下。这个泼妇真是粗俗不堪，怪不得人家说赚了钱的都是有问题的人物。”他骂得曲里拐弯，很是高妙。他既指出我父亲曾为经济坐过监狱的事实，又指出当时发家致富的一批人的情况。当时流行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发财的个体户十有八九是从“山”上下来的。我母亲突然噤口，她向我父亲投过心虚的一瞥。而

我的父亲还是沉默着。

三个月过后，一幢漂亮的三层楼房矗立在钟家的屋后。房前，与钟家的屋子之间，父亲辟了一块绿油油的草坪，并在上面栽了一些名贵的月季，每天清晨和傍晚时分给它们浇水。很悠然、很心平气和的样子。有时候他会发现其中的一朵花消失了，他也不追究。他知道是我弟弟把它摘走了。这朵花经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小波折，出现在钟家的小女儿千媚的闺房里。父亲的脸上出现一丝淡然的笑容，他不反对年轻人之间的游戏。

现在，我家的三层楼房雄壮地矗立于钟家的屋后，钟家的老屋子就像个被大人欺负的小孩，流露出末路的寒酸和卑微。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之夜，钟老师悲愤地拟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

斗转星移是非全颠倒

物是人非贫富大悬殊

在他的对联中，一连两次出现了“是”和“非”，我想他是故意的。钟老师在学校里教的语文课是一流的，他本人的语文水平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完全可以把重复出来的字用别的字替换掉。

那副对联第二天晚上就消失了。上联被钟千媚顺手拉下来甩在风中，下联被她的哥哥钟千里扯下来揉成一团，然后用打火机燃着烧尽。钟千里与我的弟弟是同学。钟老师喝了半瓶绍兴女儿红加饭酒，醉意朦胧地瞅着一双儿女，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我不行了，认输。就看你们了。”

现在终于要说到我弟弟了，在这篇小说中我弟弟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物，然而他是主角。就好像戏幕拉开，锣鼓敲了一遍，跑龙套的一一走过场，最后主角登台亮相。

作为第二代人中惟一的男性,弟弟无可选择地成了我父亲事业的继承人。他需要守业,需要创业,需要不断开拓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他的成功和失败关系到他自己,关系到我父亲,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关系到我家和钟家对抗的最后结局。弟弟一直隐藏在父母的背后,缓缓地进行他的人生过程。然而现在他就要被推上前台了,他是关键性的人物。道路已经铺就,障碍也已设置好。我的父母心明如镜,他们要把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我弟弟的责任是太大了。

一九九三年秋,弟弟从学校毕业,父亲不管他的再三反对,把他安置到主营厂担任法人代表。

在我的父亲的创业史上,我弟弟曾有过一次登台亮相。那是我父亲交上辞职报告的那天晚上。我记得是深秋了,雨懒懒地打在窗外的梧桐叶上,那种冰冷冷的寂寞预示着漫长的冬季即将来临。我们一家四口坐在客厅里,这是一个小小的会客室,它的一边放着两只单人沙发和茶几,另一边放着弟弟的钢丝床和一张饭桌,这种满满当当磕磕绊绊的情景是当时普通人家的写照。地板上刷着的紫红色油漆脱得斑驳陆离,靠东的墙上印着鬼脸般的雨渍。为了表示郑重其事,母亲把桌子收拾得一尘不染,连当日的报纸都拿走了。而后父亲缓缓地开了口,他说他已经辞职了,不管校长同意与否,他都将经商,为了赚钱也为了创业。

我注意到他是把赚钱和创业分成两个概念的。

父亲简单地把话说完,就陷入惯常的沉默。他已经说出了他的动机与目的——赚钱和创业,这就是他辞职的全部动机和目的。为了今天,也许他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过他意志坚定,就像石头缝下的一棵草芽,一场春雨过后,它就弯弯曲曲地从下面生气勃勃地钻了出来。父亲沉默以后,母亲说了:“爸爸很可能失败。他今年四十八岁了,如果失败的话,他就再去找